

旅行電子化

去年因為疫情沒去旅行，今年「重出江湖」，不料，迎面遇到許多新情況，衝擊了原有的印象和習慣，差點把我這個「老江湖」打回菜鳥橋段。

首先是車票把我搞懵了。按老習慣，我用手機訂票，到車站後去自助機取票，卻怎麼也找不到打印車票的按鍵，還以為是機器壞了，又去換了一台試，但屏幕上總顯示「行程信息」鍵，打印出來，是一張印有車次信息的小紙條，這是車票嗎？問車站工作人員，她答非所問：「拿身份證上車就行。」

原來，車票已經不是上車的唯一憑證，就連這個小紙條也可以不要。打開鐵路App，我驚訝地發現，我的手機上滾動着一行字幕，姓名、車次、檢票口、站台、座位號盡在其中，猶如車站的電子顯示屏。我居然把整個火車站握在了手裏？以前知道，部分高鐵可以刷身份證，卻並非全部，況且我是臥鋪，也能刷證了？猶豫着，順利上車，進了臥鋪車廂，憑經驗，知道列車員要來換票了，他端着個皮夾子，把車票要走，換給我一張硬卡，下車時再交換回來。所以他來了，只是看着手機，核實了我的名字和鋪位就走了。倒把我弄得心裏一空，這麼簡單？

把我的心弄空的還有住宿。從旅行網站預訂的酒店，是「先住後付」，就是網站墊付房費，離店後確認我滿意，才在手機操作付款。以前也是預訂，但先要把錢支付了，而且有的酒店還有如果退訂就不退訂金的霸王條款，最次的也得要押金。我專門帶去了鈔票



如是我見
姚文冬

交押金，但這些薄薄的鈔票彷彿成了口袋裏的累贅。到了前台，只須出示身份證，我的入住信息全在電腦裏，領了房卡就入住了。以至於，我盯了酒店前台工作人員好幾秒鐘，生怕丟了哪個環節。

還有新奇的，現在景點是「預約購票」，這個因疫情而生發的特殊購票方式，已成為常態保留下來了，只須掃一下景區的二維碼，按提示填好姓名、身份證號，確認支付票款，就完事了。進園一刷身份證就可以了。想起以前排隊買票的情景，恍若隔世。以前，那長條狀的門票，要緊緊攥着，萬萬不能丟，尤其是聯票，每進一個景點就打一次孔，丟了就沒得玩了，現在毋須擔心。我喜歡坐地鐵逛街，這次又帶了零錢，卻發現，買地鐵票也可以掃碼支付了。記得兩年前在城市遊走，一把硬幣暢行無阻，到了廣州，那自助機上卻沒有投幣口，急得直冒汗，幸虧好心人教我用手機掃碼通過。心想，廣州就是比別處領先。沒想到一年多過去，無論哪個城市的地鐵，都堪比當年的廣州了。

毫不誇張，如今在內地的一趟旅行，只須一張身份證、一部手機，幾乎全搞定了，簡單、快捷超出想像，可謂旅行電子化了。雖說曾預感這是發展方向，但沒想到只隔了一年就實現了。一年的疫情，感覺整個社會都按了暫停鍵，但發展的步伐不但沒暫停，反而越走越快。老話說，「秀才不出門，便知天下事」，如今卻是，秀才一年不出門，就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了。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為全球熱議的話題。

在英國，王室是一個矛盾的存在。一方面，伊麗莎白二世女王作為國家名義上的元首，要經常迎來送往，在重大場合發表演講或文告，成員也或多或少承擔一些公共責任，需要時常拋頭露面。另一方面，女王要嚴守中立立場，不介入政治事務，成員也需保持低調，謹慎慎行。說白了，王室除了裝點國家門面，基本就生活在自己獨立的小世界，對外界來說充滿神秘感，裏面發生的一切很容易成為娛樂八卦的話題和飯後的談資。

梅根和哈里在二〇一八年的大婚，我有到場見證，當時的氣氛雖然沒有兄長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結婚時那麼熱烈，但也是舉國歡慶，盛況空前。在去溫莎城堡的火車上，我碰巧與一位丹麥記者鄰座，我們的話題自然就聊到了王室。他說，丹麥也有王室，但影響力和關注度都低得多，活得相對輕鬆。但英國王室則不然，還要掛一大堆頭銜和承擔許多社會責任，還要格外注意個人形象，遵守很多清規戒律，一言一行都會被人拿到放大鏡下觀看，所以他們表面風光，實際很累，像套了枷鎖。梅根嫁入了王室，應該有這個思想準備，否則她走得不會太遠。

他說的走得不會太遠，我的理解是，梅根很難在王室有容身之處，事後看也確是如此。實際上，當時英國輿論已有聲音不看好梅根和哈里的婚姻，認為無非有兩種可能：要麼兩人以離婚收場，要麼他們與王室不歡而散，如今前者尚算穩固，後者得到了應驗。英國媒體更是借英國「脫歐」（Brexit）的諧音梗，創造出梅根脫離王室的「梅脫」（Megxit）新詞彙。

之後我在和一些英國人的交談中，也聽到不少「一入王室深似海」的看法。比如，戴安娜王妃個性叛逆，一直

禍起蕭牆



去年一月，哈里和梅根宣布不再擔任王室高層成員身份，兩人的蠟像隨即被館方移除。美聯社

尋求活出真我，但最終不幸淪為悲劇，而凱特王妃千依百順，卻活不出真我，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個悲劇。梅根出身於平民之家，有黑人血統，又是二婚，並且在擔任演員時，曾於美劇《金裝律師》（Suits）中有過性感的演出，上述林林總總，幾乎每條都犯了王室的禁忌，在很多正統英國人的眼裏，她與哈里根本是門不當戶不對，與王室更屬格格不入，這樣的結合，不僅骨子裏得不到王室的祝福，翻臉也是遲早的事。

根據近日英國社交名媛作家坎貝爾的爆料，涉嫌對梅根種族歧視的關鍵人物，就是女王唯一的女兒安妮公主，她由始至終都反對哈里娶梅根，認為梅根的品行和性格「不適合」（unsuitable）王室，由於她缺乏欣賞兩國文化上差異的決心，也注定無法尊重王室。據說，安妮公主尤其無法忍受梅根總是以自我為中心，不停地希望成為關注的焦點。這是梅根的性格使然，但無疑也是王室的大忌，要知道王室的陳規舊習多如牛毛，入得大門就要時刻守住分寸。

在梅根的訪談中，英國人注意到了這樣一個細節：當主持人奧花雲費問哈里，「你是什麼事都聽老婆的嗎？」不等哈里說話，梅根就搶先回答：「他不是。」相信很多人看在眼裏，心中五味雜陳，這是不是像極了當年的愛德華八世？為了離異的美國女人辛普森（即後來的溫莎公爵夫人），寧願放棄王位，遠走他鄉。想一想哈里的那句話：「父親、哥哥和我一樣，都被困住了，沒辦法離開，我對此深感同情」，如今時空交錯，但劇本未變，魚和熊掌不可兼得，要麼展翅高飛，要麼深鎖牢籠，將

近一個世紀過去了，王室仍上演着同樣的歷史輪迴。

不能與時俱進，是長期以來外界對王室的普遍詬病。一面是風起雲湧的去精英化和種族平等，另一面卻是死氣沉沉的墨守成規和尊卑有序。比如，白金漢宮迅速審查梅根涉嫌欺凌員工，卻冷處理安德魯王子涉入的性醜聞，兩者形成鮮明的反差，用報紙評論的說話，王室「身體進入了二十一世紀，腦袋仍停留在維多利亞時期」，公開透明、多元包容，既是公眾的期盼，也是時代的呼喚。

梅根事件後，英國共和派再次打出「倒皇」的大旗，認為既然王室與二十一世紀嚴重脫節，不如索性廢除君主制。已故前工黨領袖托尼·本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提出，應結束王室的憲法地位，選舉總統而不是君主作為國家元首。有輿論遙相呼應，指「王室這個千年老店還沒有現代化，與多種族的當代英國極不協調」，「英國人不應該再去掏錢養活這麼一個根本不解決民眾的疾苦問題，還每天不斷製造各種醜聞和是非的權貴階級，而是應該團結起來，將這個象徵不平等和剝削的王室掃進歷史的垃圾堆。」

客觀講，二戰時期英國王室在穩定人心、團結國家上功不可沒，也因此贏得人心，但近年醜聞不斷，令其形象不斷受到打擊。記得一位英國評論員說過，英國王室曾躲過兩次大的危機，愛德華八世退位以及查爾斯和戴安娜離婚事件，包括此次梅根訪談，都是禍起蕭牆，如果王室仍然一成不變，下次恐怕未必就能化險為夷。

走進先賢祠

巴黎先賢祠是由教堂改建為公墓，但又不是任何人都能去的歸宿。因為在大門的門楣上鐫刻着一句話：「獻給偉人們，祖國感謝你們。」仰望那些大理石上的浮雕，看不太懂，朋友告訴我那都是古希臘古典主義手法的藝術雕刻，它們象徵着祖國、歷史、奮鬥、不屈和自由。踏在厚重高台的石階上，仰望那古希臘神廟似的教堂，那是法蘭西偉人的公墓，肅穆之感油然而生。

那裏最先安頓進來的是盧梭，我初中時就讀過他的《懺悔錄》，那時感覺盧梭既不光明更不偉大，甚至有些卑鄙和醜陋。大一些再讀盧梭的東西才懂得一些盧梭精神，盧梭理論，他的理論在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中一直勇敢地屹立着。一個敢向人民真誠地毫無保留地懺悔的人，讓我由衷敬佩。如今，盧梭的雕像高高地豎立先賢祠的門口。

我要去拜見伏爾泰，伏爾泰的大理石像就站在他的石棺前，彷彿還在宣傳他的思想，彷彿還在辯論，彷彿還在戰鬥。伏爾泰是法蘭西的驕傲。他的石棺上刻着：詩人、歷史學家、哲學家。他拓展了人類精神。他使人類懂得，精神應該是自由的。伏爾泰有多麼偉大？一七七八年為伏爾泰送葬的隊伍在巴黎大街整整走了八個小時，許多外地的法國人都趕到巴黎街頭自願為伏爾泰送行，萬人空巷。

終於找見了雨果，他和法國另一位大文豪左拉同在一個石室，一左一右，分別兩側。我初識左拉是因為他寫過一本長篇小說叫《娜娜》，而認識



閒話煙雨
白頭翁

雨果就是因為他的《巴黎聖母院》。記得一九六〇年出版的《巴黎聖母院》被傳閱得又捲又殘，那時候我們看這種名著跟瘋了一樣。卡西莫多、愛斯梅拉達甚至克洛德主教都陪我們

走過很遠很遠的路，有的人偷偷地把《巴黎聖母院》帶到兵團、部隊和插隊的地方。看過一遍又一遍。那年我們從插隊的山西回北京過年，得知紡織部地下室放映《巴黎聖母院》。真興奮得如同見到愛斯梅拉達。因為等片子，演得很晚，散得更晚。當時我們沒有一個人有手錶，望星空三星偏西，估計應該是子夜時分。不知為什麼又都爬到紡織部大樓的頂樓，坐在樓頂數星星……

那次巴黎之行，我們本來計劃去蒙納納斯公墓，因為那裏安放着一位不平凡的中國女人，藝術大師潘玉良。潘玉良一生是傳奇的，也是鬱悶苦惱的。她出生於風雨如晦的清末時代，家境不幸，童年不幸，自幼被送進煙花柳巷，當盡凌辱和苦難，成年後又苦難重重，漂泊四方，好在她才藝未被埋沒，一生創作六千餘幅作品，獲過數十次國際大獎，當年在巴黎藝術界，潘玉良被公認為「將中西風格融為一體的一代繪畫大家」。

遺憾是，去程時遇上巴黎的大卡車司機罷工，車過不去，下午我們就要離開，只好把在楓丹白露採集的落葉編成的一個小小花園留給朋友，讓他代表我們去潘玉良先生的墓前，獻上我們對她的崇敬。

（「巴黎歸來話公墓」之下篇，標題為編者加）



市井萬象

香港的律師體制和服飾均仿照英國的模式。訴訟律師稱作大律師（民間俗稱「大狀」），戴假髮，穿長袍。他們必須遵守「的士站守則」——不可拒絕事主的委聘。

大狀好比的士哥，客人付錢就上車。是真是假堂前問，有罪有冤庭上說。白毛捲髮顯身份，黑絲長袍受重託。法律面前講平等，維護法治須盡責。

文、圖：方元



大律師

食粥之樂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粥行）詩意圖。

這兩幅作品出自《范成大臘月村田樂府圖十軸》，是乾隆年間數位宮廷畫家如沈源、李世倬和丁觀鵬等人以南宋詩人范成大《臘月村田樂府》十首詩為藍本而創作的十幅立軸畫作。這十幅畫作的其中七幅如今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，另外允禧創作的一幅藏佚多年，今次出現在拍場的這兩幅，是此系列中僅有的珍存民間的作品，分別描摹元宵節蘇州城中熱鬧賞燈之情景，以及鄉郊田間一家四口圍坐食粥的親昵安閑，構圖相若，卻各有特色。

少時讀詩，尤愛范成大的田園詩。童孫

傍桑陰學種瓜的趣致自不必說，「願我如星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潔」一句，尤見纏綿情深。范成大傳世作品不多，論知名度亦不及同為南宋「中興四大詩人」的陸游和楊萬里，但他的詩作平實親切，清新又不至嫵媚，味淡卻餘韻悠長，讓人過目難忘。《臘月村田樂府》系列與他的《四時田園雜興》系列，均為詠誦田園詩意的七言詩作，創作於詩人晚年回到石湖離群隱居的十餘年間。既是遠離俗世，不問政事，詩句便頗有雅興，小處入筆，見細節，見湖光山景與風俗民情，沒有大敘事，處處都是讓人心安的小情景。

相比《燈市行》，我更喜歡《口數粥行》一首。全詩共七句，敘事重於抒情，像是「浙米如珠和豆煮」和「襍中孩子強教嘗」等句子畫面感十足，自然親切。讀此詩，彷彿就身處茅屋簷下，見一家數口男女老少圍坐食粥的尋常景象。在李世倬以此詩入題的畫中，便將此場景畫得生動傳神。與其說畫家僅僅如實描畫詩中所記「圍坐食粥」場面，不如說他更希望透過食粥、擔柴

和煮飯等場景，引人懷想農家田園素樸生活的閒適意味。李世倬曾以宮廷畫家的身份為雍正和乾隆二位皇帝服務，性格溫順，小心謹慎，不敢有些許差池。高牆之內，身不由己，難有機會暢快表達。想來李氏作此畫，也為暗示自己久在樊籠、嚮往自由的心境吧。



李世倬《御題（口數粥行）詩意圖》（局部）。主辦方圖片